



日在天上 心在人中

由《桃園明聖經》省思 當今社會撥亂反正之道

◎ 陳順義

（接上期）

參、理想的世界型態

依據《桃園明聖經》與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之經文，筆者認為關帝所期望世人建構的理想世界型態，即是孔子憧憬的理想社會型態（註25），也就是孔子在《禮記·禮運》所提到的「大同」世界，或是在《春秋》所提到的「太平世」（註26）。

《禮記·禮運》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鰥、寡、孤、獨、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

同。」

孔子所謂「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」的時代，就是堯、舜時代的社會景象（註27）。孔子的政治理想乃是成就一個「天下有道」的社會（註28）。孟子的理想是實行「王道」政治（或稱「仁政」）。孔孟的理想社會，都是以堯舜「聖人之道」治世的社會，也就是「有道之世」。在此一理想社會中，君為有道之明君，君與道合一；有道之君為政以德，治國以禮。天下人受君主的道德感化，自覺遷善，在等級秩序中各安其位。換言之，就是君主經由「內聖」之功，開出了「外王」之道。（註29）

《桃園明聖經·力學第三》關帝自述：「吾素覽春秋，幼觀孔孟，唯以孝弟為先，修身治國為本。」可見關帝的理想社會，也是以孔孟聖道為本的「內聖」（修身）、「外王」（治國）社會。我們從《桃園明聖經》與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亦可略窺一二。

先從《桃園明聖經》來看，關帝曰：「吾出世匡君救民，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，此桃園經之所以現身說法也。」（註30）所謂「公善之心」，依筆者管見，若是讀為「公善」之心，則可解為共同具有之善心，也就是孟子所謂「人皆有之」的「四心」（四端）（註31），關帝希望世人都能秉仁義禮智之心，行仁義禮智之道，也就是孔孟所憧憬的堯舜之道；若是讀為「公」「善」之心，則「公」可解為《禮記·禮運》所言之「天下為公」，「善」為孟子所稱頌的堯舜聖道（註32），與上述《禮記·禮運》所言「大道之行」為堯舜治世，若合符節；此外，《桃園明聖經》結語，特別呼籲世人千萬不要輕忽「心在人中，日在天上」，為什麼呢？因為「日在天上」即是《易經·大有》之象：「火在天上，大有。」所謂「大有」，就是「人人安樂富足」的「太平世」，也就是《禮記·禮運》的「大同」之世（註33）。

再從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來看，關帝希望世間呈顯「人物咸甯，吉星照臨」的景象，即是《禮記·禮運》所言之：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鰥、寡、孤、獨、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」在人類方面，無論男女老幼，鰥寡

孤獨，都能安居樂業，適才適所；在物類方面，無論財貨與物力，都能均富共享，「天下爲公」；此外，經文中的「親近有德，遠避凶人」、「守王法」、勿「謗聖毀賢」即是《禮記·禮運》的「選賢與能」；「信朋友，睦宗族，和鄉鄰」即是「講信修睦」；而「奉祖先，孝雙親」「重師尊，愛兄弟」、「別夫婦，教子孫」、「救難濟急，恤孤憐貧」、「矜寡拔困」、「滿腔仁慈」等，則是「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」的具體展現。總之，關帝希望世人「回心向道」、「衆善奉行」，達到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」的大同社會。

肆、關帝經典啟示的撥亂反正之道

「孔夫子，關夫子，萬世兩夫子；修春秋，讀春秋，千古一春秋。」（註34）孔聖作《春秋》，用以褒善貶惡、尊賢抑不肖，尊崇王道，匡正人心，以防人類上下自相殘賊，其微言大義，即在於「撥亂世，反之正」（註35）；關聖讀《春秋》，而立志剷除奸黨，保國衛民，以匡扶漢室，救亡圖存，其忠肝義膽，亦在於「撥亂世，反之正」。揆度孔夫子與關夫子之志，皆在撥亂反正，可謂「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」（註36）

對於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孟子曾評論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又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《春秋》。」（註37）又說：「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亂臣賊子懼。」（註38）在周朝末年，朝政衰頹之際，孔子爲警醒那些弑君弑父的亂臣賊子，振衰起敝，而作《春秋》。這裡的「亂臣賊子」，包括不行「王道」（仁政）的大夫、諸侯、天子在內，都是聲討、貶退的對象。《春秋》的意義，代表了先進文化和力量，代表了一種政治正理、歷史正義和天地正道。

《桃園明聖經·原始第二》關聖云：「漢室多奸黨，改姓下凡塵，春秋丈夫志，生長解梁城，指關為我姓，下界又稱臣。」漢朝末年，奸人結黨營私，擾亂漢室。因此由「水府之神」再度轉世下凡的關聖帝君，在一個「異端蜂起，兵戈傷殘民命」的亂世中，其降世的因緣，也是爲了討伐、貶退那些擾亂正統皇室的亂臣賊子，因此，關帝「十餘年甲不離身，刀無潔淨」，其所昭告的，也是一種政治正理、歷史正義和天地正道。

孔子「筆作春秋」，關帝「刀扶炎漢」（註39）；一以文（筆），一以武（刀），雖身份不同，方法有異，然其「撥亂反正」之志一也。是故，於漢末、三國時由關帝夢授寺僧而成的《桃園明聖經》（註40）（演化迄今之通行本為《朱子刪定玉泉真本桃園明聖經》），其因緣當然亦是在撥亂反正，誠如經文所言：「到如今，亂臣賊子，捕風捉影，奸貪讒佞，結黨欺良…，只顧爽心樂事，豈曉得後來報應」（註41）；「吾出世匡君救民，不得已以公善之心望世，此桃園經之所以現身說法也。」（註42）此外，於清道光年間由關帝降鸞批示的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，亦是在覺世牖民，希望世人眾善奉行、諸惡莫作，否則必將遭受報應：「若負吾（帝）教，請試吾（帝）刀。」（註43）

【註釋】

- （註25）孔孟儒家所描繪的政治理想藍圖，「把現實和理想有機地統一起來，它所描繪的理想以現實為起點，而又高於現實，這能給人以希望；雖然是理想，但有其實現的可能，這能給人以信心。」參見邵漢明、劉輝、王永平著，《儒家哲學智慧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12月，頁35。
- （註26）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孔子誕生為基點，將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十二世分為據亂世、昇平世、太平世，以魯國二百四十二年為人類歷史之縮影。太平世即孔子所謂的堯舜禪讓時代，即《禮運》所稱的大同之世；文王行君子之仁政，是升平世，即《禮運》所稱的小康之世；孔子所處代則為據亂世，所以要托古改制，變據亂世為升平世、太平世。詳見呂思勉，《中國文化史》，收錄於《呂思勉講中國文化》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08年7月。
- （註27）王夢鷗註譯，《禮記今註今譯》上冊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頁362。
- （註28）《論語·季氏》孔子說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」
- （註29）邵漢明、劉輝、王永平著，《儒家哲學智慧》，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12月，頁33-34。
- （註30）《桃園明聖經·經驗第六》。
- （註31）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

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」

- (註32) 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「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舜。」；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：「堯舜，性之者。故堯舜之道，即是由純善之本性所行出來的仁義之道，即《孟子·離婁下》所謂：「舜…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也。」
- (註33) 詳參：列聖齊註《易經證釋》，上經第七冊，正一善書出版社，頁161- 173。「…必天下無貧，始為大有。是即均也。均業則安，均用則樂。均平者，大同之世。」（頁162）
- (註34) 成都關帝廟對聯，轉引自：謝玉蘭，《一點真心——話說桃園明聖經》（增修版），明德出版社，2005年11月，頁72。
- (註35) 《史記》太史公自序：「…周道衰廢，…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。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…撥亂世，反之正，莫近於《春秋》。」轉引自王恩洋，《孟子疏義》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5年11月，頁237-238。
- (註36) 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：「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」朱熹《集註》云：「揆，度也，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。」轉引自金良年，《孟子譯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12月，頁168。
- (註37)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
- (註38) 同上註。
- (註39) 《桃園明聖經·朱子刪正桃園明聖經奏議》：「於戲！畢生大義，三事因緣；刀扶漢室，筆削春秋。經著桃園，英靈署節之地，夢傳寺僧，義貫古今之言。…」。
- (註40) 漢末、三國時的《桃園明聖經》為原始版本；北宋時，出現「玉泉真本」；至清末時，經朱子扶鸞刪定而成的「朱子刪定玉泉真本」，為迄今廣為流傳之版本。詳見：黃國彰等編著，《忠義貫古今——桃園明聖經真本淺釋》，光慧文化出版社，2003年9月，頁14-15。
- (註41) 《桃園明聖經·力學第三》。
- (註42) 《桃園明聖經·經驗第六》。
- (註43) 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。

（續下期）